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

樂羣書局出版

初等小學
修身新
教科書
教授法

各十冊每冊洋一角

書共十冊分對己對家對社會對國家對庶物五大綱每冊用圓周教授法參互錯綜以增興趣并歷引經史中嘉言懿行以爲模範全書不採外國事實亦一特色另編教授法按課分列尤適教員之用業蒙 學部審定其評語云採錄傳記中言行由簡入繁編次有法足見此書之精審矣

樂羣書局出版

初等小學
國文新
教科書
教授法
第一冊 二角半
第二冊 二角半
第三冊 二角半
第四冊 二角半
第五冊 二角半
第六冊 二角半
第七冊 二角半
第八冊 二角半
第九冊 二角半
第十冊 二角半

是書業蒙 學部審定其評語云全書分八學期每學期六十課配合停勻編次事類由淺入深臚列字數由少漸多皆井然有序各課皆含有修身格物歷史地理算學體操之意義尤足以啓發童蒙之心以爲進步之基至於參入有益之歌謠而於外國歷史地理之故事絕不闌入亦可謂抉擇明審統觀全編尙合初等小學之用謹按 學部評語推獎至盛洵足以彰此書之優點且續定新章歷史地理格物三科皆併入讀本不列專科去年又將初等小學一律改爲四年則此書分量尤屬相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

周

敬王

〔子玉〕三十有一年楚子使使聘孔子。先是孔子在衛，靈公問陳，不對而

行

史記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願
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

復如陳是年季孫斯卒遺言謂其子肥子卽康必

召見

孔子史記季桓子病。輿而見魯城。歎曰：「此國幾與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與也。」願謂康子曰：「我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

其家臣公之止之肥乃

召冉求

魯人字
子有

孔子如蔡及葉

朱子論語序說據史記云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于陳蔡之間案是時

陳蔡之且論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國之且論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

楚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史記
古者

二十五家爲里。里各有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

令尹公子申

西郎子

不可。

史記子西曰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

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孔子又反乎衛

秋七月楚子軫卒

吳伐陳。楚子救之。軍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又不吉。

楚子曰然則死也乃命公子申爲王不可

初楚平卒。令尹子常以太子蒍欲立子西。西曰：「王有適嗣，不可亂也。」乃立太子至。

讓是又

則命公子結

期郎子

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蘭。卽
子

五辭而後許。將戰。楚

子有疾。遂卒于城父。公子啓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申結謀。潛師閉途。逆越

女越句之子章立之

是為乃還

左傳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樂之可移于令尹司馬楚

子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遂弗殺。初，楚子有疾，卜曰：「河爲樂。」大夫請祭諸郊。楚子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雒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

載由已率常可矣。祭音詠。禘祭。雖即沮水出。即陽府房縣景山至當陽入漳。餘注俱見前。

冬十月齊陽生

景公

入于齊陳乞

無字之子

弑其君荼

初齊景公疾命國

夏高張立其嬖子荼

嬖子

而賓羣公子于萊

注見前

景公卒荼即位公子

陽生奔魯

公子驪同奔公子嘉駒黜奔衛事在王三十年

陳乞僞事高國而譖之諸大夫遂逐高國

奔莒高張奔魯

召公子陽生于魯立之

公羊傳陳乞召陽生實諸其家諸大夫至坐乞使力士舉巨囊至子中霑諸大夫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乞曰

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遠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

將盟鮑牧

鮑國孫

醉而往乞誣之曰此子之命牧曰女

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左傳注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

而背之也陽生稽

首曰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

謂鮑牧

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陽生自謂義則

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牧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

景公妾

安孺子

安號也

如賴

去聲賴殺王甲拘江譏因王豹于句寶之耶賴齊邑今山東濟南府章邱縣有賴亭

陽生立

是爲悼公

使朱毛

齊大夫

告于乞曰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

乞不對而泣毛反命請殺孺子乃遷之于貽

齊邑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

未至殺諸野幕

之下

杜氏預曰：試茶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茶見試，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溺于家，憚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試主。

〔甲〕三十有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鄙人公孫彊好弋，

獲白雁獻之曹伯，且言田弋之說。曹伯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

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遂滅曹，執曹伯陽，公孫彊以歸。曹由接歸受封，至伯陽，凡二十五條而滅。

三月，吳伐魯。先是，魯伐邾。邾成子貜豸曰：「魯擊柝聞于我。」遂入之，處其公宮。

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繹，卽嶧山，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以邾子益邾公歸，獻于亳社。囚諸負

瑕。卽瑕邱城，註見前。邾大夫茅夷鴻卽茅成子請救于吳。吳以故伐魯，使公山不狃時奔

在率，故道險。故由險道，欲使魯備。從武城。此爲南武城，其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今東昌府有武城縣，乃禮邑。漢曰東武城，非魯邑也。郈人

道吳師。初，武城人成因于吳境，田焉，拘邾人之樞者。遂克武城，進次于泗上。泗水，註見前。微

虎魯大夫欲宵攻吳舍。吳子所食。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終得三百人。

有若魯人字與焉。及稷門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盟而還。歸邾

子，邾子又無道，吳囚之。後二年，奔魯，又奔齊。

〔乙〕三十有四年秋，吳城邾溝，通江淮。吳溝邾江，以通淮後，因名邾溝。今南運河自揚州西北，抵淮安，三百七十里，卽古邾溝水。水經注謂

之邾，漢濤元和志，謂之官河。今日濤河亦曰湖漕，以連鹽社汜光，臨湖也。吳欲伐齊，乃于邾江。水經注：作韓江，卽中漕水也。首受江于江都。築城穿溝。

此溝始吳開，邾不遇，爲伐齊計，至今遂資。

轉清行水
之益事固
有創之者
受無道之
名因之者
惠不費之
惠若此也

通江淮之道

左傳注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射陽湖在今江南淮安府阜甯縣北與鹽城寶應分界宋口在淮安府山陽縣北舊曰北神堰後曰北開今廢

〔丙〕三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齊侯陽生卒

左傳注以疾赴故不書弒

魯侯會吳

子伐齊齊人弒悼公

史記鮑氏弒悼公案鮑鮑牧子魯哀八年已為悼公所殺蓋其宗黨

赴于師

悼公子王立是為簡公

吳子三

日哭于軍門徐承

吳大夫

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是冬楚公

子結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之謂公子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

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遂歸

考左傳注季子為壽夢少子自壽夢卒至此七十七歲壽夢卒時季

子已龍驪國年當十五六至此蓋九十餘孫執曰季子邑于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今故從左傳原文書字

〔丁〕三十有六年春齊國書

國氏族

伐魯夏五月魯侯會吳伐齊戰于艾陵

春秋大事表艾陵齊地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博縣故城南

齊國書高無平

高氏族

帥師伐魯及清

今山

東濟南府長清縣有古清亭齊邑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禦

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

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叔孫州仇呼而問戰求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何知孟孫何忌強問之求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

也州仇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

孺子之子武伯孺

帥右師

願羽

御師洩為右

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須為右須字子選魯人

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

爲己徒卒次于雩門

魯城南門

之外五日右師從之魯師及齊師戰于郊

禮弓

史記俱作耶

齊師自稷曲

郊地名

魯左師不踰溝樊須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入

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求請從之三季孫弗

許

右師奔孟之側殿林不狃死公叔務人與其僮汪錡皆死晉徹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孟之則論語疏字反孟氏族公叔務人即昭公公爲

冉求用矛于

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爲郊戰故魯侯會吳子伐齊

吳中軍從吳子齊門巢將上軍

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

戰于艾陵吳展如敗高無平齊國書敗胥門

巢吳子以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

及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

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以獻于魯初吳將伐齊越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

人皆喜惟伍員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不如早從事

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弗聽使員于齊員屬其子于鮑氏

王爲

孫氏反役吳子聞之

史記太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讒之

賜之屬鏤

劍名

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櫓

櫓可材也吳其亡乎

史記子胥將死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吳也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鸛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

孔子自衛歸于魯

冉求既與齊戰有功季孫肥乃以幣迎孔子

史記季康子謂冉有

曰子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固之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

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

史記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史記追跡三代之禮

序書序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穆次其事刪詩正樂史記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子衽席故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

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世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序易史記孔子晚而好易革編三絕正義云夫子作十翼謂弟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戊午〕三十有七年春正月魯用田賦孫復春秋尊王發微田者井田賦者財賦魯自宣公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歛其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不對私于冉求曰先王制

土藉田謂稅也以力三十受田百畝二十受五十畝六十還田而砥其遠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賦里廛也南實所居以

入計其利入而量其有無國廛二十而五任力謂徭役以夫以夫家為數而議其老幼有復除于

是有鰥寡孤疾此則不役有軍旅之出則徵之雖不役者亦徵其賦無則已其歲收田一

井出稷禾六百四十斛為稷秉芻一百六十斗為秉缶米每庚也十六斗為庚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

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又何訪焉弗聽

夏魯侯會吳于橐皋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有拓皋鎮漢為橐皋縣春秋吳邑初吳與魯會郕吳徵魯百牢服子

景伯對吳弗聽遂與之史記案隱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天子十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不識禮也太宰嚭召季孫季孫使端

木賜衛人字辭至是會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魯侯不欲使賜對

曰盟以周信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子

于鄖

左傳注發陽也海陵東南有發縣亭今江南通

吳藩衛侯之舍將止之賜以東

錦見太宰嚭與之語乃舍衛侯

〔己〕三十有八年夏魯侯會晉侯及吳子

穀梁傳黃池之會吳遂子矣

于黃池

河南開封府封邱縣西南襄駟史記集解黃池之會吳先歆晉亞之先敘晉者所以外吳

于越入吳

吳不稔于歲起師北征闕

其

切

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于黃池

單平公及晉侯來會

于是

越子句踐襲吳入其郛獲太子友吳晉方爭長未成邊遽

傳也

乃至以

越亂告吳子懼以公孫雄言

雄曰無會而歸越聞車矣會而先晉晉將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必會而先之

乃昏戒令夜中

而陳係馬舌

恐有聲

出火竈

出火于竈外以自燭

雞鳴乃定

軍各萬人為方陳中軍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贈望之如荼左軍皆赤常赤

旗丹甲朱羽之贈望之如火右軍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贈望之如墨凡帶甲三萬

去晉軍一里昧明鳴鐘鼓振鐸三軍皆譁

其聲動天地晉人大駭使董褐

晉大夫

請事吳子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

室卑約貢獻莫入無姬姓之振也孤欲守先君之班爵

爵次當為盟主

恐事之不

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既致命告

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

也言若猛獸被毒悖暴

不可與戰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鞅乃使董褐復命曰諸侯

失禮于天子無所逃罪君今奄王東海以淫名

謂僭號

聞于天下君有短

桓而自踰之。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晉敢不從命。吳子許諾。就幕而會。吳先歆。晉亞之。

許氏輸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自宋之盟晉已爲楚所先陵遲于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

吳子使駱來京師。吳子既長。晉于黃池。將還。恐齊宋之害已。使公孫駱告勞于王曰。昔楚不承供貢。吾先君闔閭。不忍其惡。與楚昭相逐于中原。天舍其衷。楚師敗績。今齊不鑒于楚。又不恭王命。夫差不忍其惡。徑至艾陵。天福于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敢告于天子執事。王答曰。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吳子弓弩王胙。吳子

還國亡太子內空士皆罷敵乃以厚幣與越平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公羊傳學者何華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

〔庚申〕三十有九年春魯狩獲麟。

麟見前注

魯狩于大野。

元和志大野澤一名鉅野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有獲麟堆焉

祥本鉅野分置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車子微者鉏商名

獲麟。

折其前左足

以爲不祥棄之郭外。孔子

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之。端木賜問曰。夫子何泣。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

史記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上
自隱公下至哀公凡十二公

初宋公嬖嬖公子地扶之公閉門而與嬖泣目盡腫于是公子地及公母弟辰入于蕭以叛事在王二十一年。

皇氏宋戴公之

巢至告之故對

止之。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巢亦入于曹。曹

叛桓氏。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牛名魋之弟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出于衛。

而奔齊牛遂適吳吳人惡之反卒于魯郭門之外晉人阼氏葬諸邱輿

悼公奔魯簡公
弑止
我字子

及卽位使爲政陳恆憚之諸御

者爲闕止臣止

與之言政。說謂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何如。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

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逆字宗行故怨止。逆嘗殺人止軌之。逃而匿于陳恆家。乃

曰彼得君弗先必禍逆遂舍于公宮陳恆兄弟並如公闕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止之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齊侯方與婦人飲酒于檀臺

齊乘在臨淄陳恆遷諸寢齊侯執戈將擊恆太史子餘止之恆欲出逆抽劍謂

曰需事之賊也乃止闕止歸屬徒攻闔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

殺諸郭闕齊闕名陳恆執齊侯于舒州史記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之子徐州公曰蚤如御執言不及此索隱徐音舒正義齊之西北界土

地名弑之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魯侯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

若之何孔子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

也魯侯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

不言陳恆既弑簡公乃立簡公之弟驁是為平公恐驁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楚之使齊國之政皆歸于恆于是盡殺鮑晏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

封邑安平齊邑漢置縣後省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縣瑯琊亦齊邑漢置縣後省故城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西辛〕四十年癸惑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國守居其宿心蒼龍之宿為明堂心宋之分野也清氣天文

分野書氏二度至尾二度屬宋分徐州河南之歸德房心大火之次宋公憂之司星占星之官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

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

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癸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

徙三度

與子韋所見
與周太史
蔡雲之說
同宋公據
理折之卓
然正論天
召高聽卑
之固感

然乃謂以
三言而遂
從三度則
鑒矣

戊壬

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瞶自戚入于衛輒奔魯

衛孔圉取

蒯瞶之姊生慳圉卒豎渾良夫通于內使之戚蒯瞶謂曰苟使我獲國

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良夫爲請于伯姬與蒯瞶入舍于孔氏外圍昏二

人蒙衣而乘孔氏之老嬖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

姬杖戈而先蒯瞶從之迫孔慳于廁強盟之遂刳以登臺嬖甯聞亂使

告仲由

爲孔氏宰

仲由將入遇高柴

字子羔齊人高氏別族

柴曰弗及

政不

不踐其難由

曰食焉不避其難柴遂出仲由入石乞孟獻以戈擊之斷纓由曰君子

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慳立蒯瞶

召獲

衛大夫

奉輒奔魯蒯瞶既立

是爲莊公

使鄆肸

諡武子

告于王王使單子

平公

命之辭明年衛侯

莊公

飲孔慳酒于平陽

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有平陽亭

醉而遣之慳

載伯姬而行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左傳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

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

端木賜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

氏殯于東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余殷人也

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

死也寢疾七日而沒年七十有三

魯哀公諱之曰晏天不弔不愆遺一考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氣禁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葬

魯城北泗上

皇覽孔子塚去城一里冢坐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入草

今孔林在曲阜縣北二里背泗面洙繞以周垣圍徑數里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哭各復盡哀或

復留惟賜廬于冢上

今孔林中有一室東向相傳爲子貢廬墓處

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

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孔子生鯉字伯魚

伯魚之生昭公賜孔子鯉因名焉

先孔子卒鯉生伋

字子思作中庸

朱子論語序說子思學于曾子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

居魯

經公尊禮之

後居于衛

秋七月楚公孫勝亂沈諸梁討誅之

楚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

建以愛無極諱奔宋

又避華氏之亂于鄭鄭人善之建與晉謀襲鄭鄭遂殺建其子勝奔吳事在景王二十三年

令尹申欲召之沈諸梁曰吾聞勝好復

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

今河南光州息縣有白公城

再請伐

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

自厲劔司馬

卽子期

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勝曰勝以直聞不告

女庸爲直將以殺爾父平以告令尹令尹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

第

用士次第

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言若得自死我不復成人

令尹不悛吳人伐愼

邑名漢爲縣後省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有愼縣故城

勝敗之請以戰備

句踐報吳
固為動心
忍性然豈
不必非所
不食耶且
其撫老幼

獻許之遂作亂殺令尹司馬于朝而劫楚子

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其黨石乞曰焚庫

弑王不然不濟勝不許將立公子啓

即子

啓不可遂殺之而以楚子如

高府

楚別府

石乞尹門圍公陽

楚大夫

穴宮負楚子以如昭夫人之宮

楚子母

所居

葉公沈諸梁聞亂以師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

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

又遇一人焉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

艾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帥國人以攻勝勝奔

山而縊其徒微

匿也

之生拘石乞而問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

白謂

公

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

乞諸梁兼二事

司馬

國甯使甯

子西

爲令尹寬

子期

爲司馬而老子葉

癸亥

四十有二年春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

郭馬賁震澤爾雅謂之具區今曰太湖勝江南蘇州常州及浙江湖

府三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

鉤伍相考別爲左右屯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

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語句踐之地南至子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鄆西至于姑鵞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

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八公與之饌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子義四方之士來者

勵振又作何能方
自爲種耶
且十國不
收切于恤
一資需何所
取左氏
傳直內等
耳傳失取之

必剛禮之非其身之所種不食非夫人之所織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報吳句踐復請句踐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不欲匹夫之勇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于固句無章昭曰諸暨有句無亭諸暨今縣屬紹興府嘉興府石門縣東南有語兒鄉即古聚兒也鄞越邑漢爲縣今爲甯波府治姑蔑今衢州府龍游縣北之姑蔑城是

秋七月楚滅陳楚白公勝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甯將取

陳麥卜之武城尹孫朝也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滅之

殺湣公陳自胡公受封至湣公凡十九傳而滅時陳恒得政于齊後遂建國

冬十月晉趙鞅伐衛衛人出其君蒯聵及晉平衛侯背晉趙鞅召之辭

以難鞅遂圍衛齊國觀之國書陳瓘陳恒之兄救之鞅還至是鞅復伐衛入其

郭衛人逐衛侯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師退衛侯自鄆入般師

出初衛侯嘗翦創壞其邑聚戎州莊公登城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何戎之有翦之戎州衛邑在楚邱又欲逐石圃衛卿

從子石圃而未及于是石圃攻衛侯衛侯踰于北方戎州人攻之殺太子疾入

于已氏戎人姓已氏殺之初已氏其髮美莊公髡之以爲夫人髻至是入而示之璧曰活我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復立

般師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靈公執般師以歸明年石圃逐起

奔齊輒自齊復歸于衛輒立十二年出亡亡在外四年復入

〔丑乙〕四十有四年王崩太子仁立是爲元年

元王

〔兩〕元年冬十有一月越圍吳越子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

將許之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文種賢之入越為上將軍曰臣聞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日月盛滿時

以為法法其明以進取微者虧損薄食則是行則其微以隱通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窮也而

還月盈而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謂後動則用

陰謂沈重固密先謂先動則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柔示之以弱遠則用剛抗威厲辭後無陰蔽

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先無陽察先動者泰顯露為陽察用人無莧無常所也往從其所因敵為制不預設也彼來從

我固守勿與之勿與戰宜為人客先動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

陽數未盡雖輕易人不可得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困迫蚤

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無窮若日月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言吳陽節未盡不可擊也君

姑待之越子乃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明年晉趙無恤有父之喪降于喪食使楚隆如越問吳難趙無恤即襄子

晉荀瑤即智伯諡襄子伐鄭初智宣子荀藥之子甲將以瑤為後智果智氏之族曰不如宵宣子

庶子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

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

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至

范蠡陳策
本諸黃老
所為後陰
先陽近柔
遠剛說自
奇特然不
善用其法
徒襲其以
跡為足師
語行師哉